海外紀事

序

自昔名人登臨山水必有題詠之作長篇短句體製不同要各狀其景物之佳勝如子厚適柳州無詩而有記少陵入巴蜀無

記而有詩皆稱寫生絕構余讀石和尚海外紀事一編喜其兼擅兩家之長而又發爲經世名言於山川形勝風土謠俗一一能詳其曲折而定其規模豈徒

鋪張奇詭誇海外之大觀已哉
考其數月之間經二萬里絶域
當酬應繽紛往來倉卒之際乃
揮麈而談數千萬言立就筆搖
山嶽而氣吞溟渤非胷有慧珠

能敏給神妙如是耶且遊跡所
過導揚
聖天子德化俾享王未棱之邦咸
知向風慕義欲以中國之紀綱
一變遠方之習俗即此一視同

仁莫非聖賢民胞物與之意耶
此書流傳宇宙可以補山經海
志職方記王會圖之所不及向
使經綸巨手得以一試其奇視
彼雄霸扶餘開疆日本者直俯

同培塿盰若潢汙焉耳吁和上老矣抱天人之畧負匡濟之心以菩薩願力幻迹禪林樂道之餘託文章著述以明志而卓犖不羣之槩可想見也已

旹

康熙己卯孟春甬江仇兆鼇拜

題於端州旅次

紀事序

余於甲子春間予假南還往羅浮采藥憩迹五羊始得晤石公和上於客座間聆其緒論清言娓娓而雄博俶奇之氣溢於眉

宇固謂其異人殆有託而逃於
禪者也忽忽十有五年重至珠
江衆傳有大天師初從海外古
安南國回其國王受戒居弟子
列爲施布地之金新建寶閣於

粵秀山之西飛軒構雲重簷射日接以紺殿珠宮綴以嵩丘蘭若無異洞天中瓊樓玉宇因歎給孤化樂重現人間而天親菩薩舉世未有不知誰演三車而

結此勝因於震旦也亟攜節步至而扣禪扉聞清磬一聲導從出迎則固吾石和上也膜拜已畢執手歡然共話十五年間事似上元夫人與麻姑相見說蓬

萊清淺也和上因出海外紀事與諸集見示文章則蒼凉奔放時而電擊雷轟時而山飛海立時而健翮摩空時而疾風掃籜詩律則藴藉清新離奇雄渾兼

而有之使人不可端倪而雄博

恢奇之氣較昔年更勝葢得於

海外者尤多也余老矣歸田以

後憔悴行吟擧向日之勝情狂

思消融殆盡如拘葉寒蟬悪聞

鸞鳳之聲響振林木安得不俯首健羨固知宇內人天之師自不同於枯禪窠臼視彼驢背推敲與唧唧如寒號蟲者相去誠何如哉

吳江法弟徐釚頓首拜譔

序

大而化之之謂聖神而明之之謂奇天下英偉非常之士隨所處而以奇見英雄崛起布衣雄世黃冠緇服之流人不一類事

不一途總以造乎其極者爲奇
當其事未成名未立言動舉止
迥與人異庸夫俗子多有竊伺
而擬議之即其已成矣已立矣
猶必有所擬之議之以爲驚世

駭俗者此無他人卽無奇鮮有
不欲炫其奇欲炫其奇而實無
奇鮮有不駭人之奇而轉疑人
之奇甚矣爲庸夫俗子易爲懷
奇超世者難也厂翁和上生而

奇者也童真入道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周遊天下聲名洋溢暨于中外秉長風破巨浪赴大越國王之召所歷山川形勢風土習俗亦既詳

哉言之而高論卓見弘綱鉅典
一試經綸大手詩文雜出悉典
麗高華彙三教之精微成一家
之傑構縱橫變化之妙在在匠
心噫眞大海之一奇觀也奇人

始有奇文有奇文者必有奇事
免龍朝使神護皆奇之見端也
甚而驅風遣雨感通幽渺如廣
明大士之死而生識者固知其
圓通妙契彷彿寶誌曇超豐干

圖澄之三昧不知者則以爲誕
而擬議者有矣而不知鉢底生
龍口內光放實有其奇者在無
如恒見之不廣也於未見鉢底
生龍口內放光則可耳若夫龍

已見之鉢中光已吐之口內乃其道力所至猶以爲誕而詫之者殆未知圓通之道之妙也孫登有言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和上之奇和上

之光也不觀夫舟行海若消伏
驚濤神鳥導前巨鰌退跡是亦
和上之用光也而常人卒然和
上冲然則和上果在于用光乎
試郎海外紀事而論無枯禪氣

無學究氣其表揚德性纏綿慨
至無非忠孝節義俾益世道人
心之言博大昌明不異吾儒有
本之學故能感動海域向化
天朝以中國之紀綱變殊方之習

俗以恒河之金沙建不朽之崇
剎喬喬皇皇有爲有守堂堂正
正不詭不隨豈非用奇而不戾
于正圓通而不失之誕哉吾是
以服和上之用奇而神明莫測

如是也夫

旹

康熙巳卯八月晉陵毛端士拜

題

本師海外紀事叙

大越彈丸負山環海斬蓬蒿驅犀象而奠居者累十三世矣寡人不敏弱齡纘緒常懼隕越以遺前人羞兢兢業業日與一二三

臣工商所以子惠元元之道有年而政不加修辟土疆而兵與無時肅官箴而飭簋弗飭務休養而鮮飽猶闇翳惟余辜也間考往籍知爲治之要在於得人

秦得百里奚於虞晉得由余於
戎丕豹公孫枝於楚二國遂霸
由是言之任賢致治自昔爲然
如在寡人今日始有甚難者夫
弓旌爵祿寡人無或愛惜亦庶

幾野無遺賢獨士生玆土大抵限於方隅局於聞見一官一職儘足以効能稱任求其道德深純經猷素裕語默動靜堪爲千秋師法大有爲者非中華聖賢

佛祖之鄉不可旣禮無越境之
招地有中外之隔又非識鑒超
方不爲世網拘牽者不可噫得
賢難得師尤難矣長壽本師老
和上余自居儲來積慕有年先

手書聘至再弗顧甲戌秋欲受
菩薩戒法繼志敦請果適我願
從乙亥春抵國迄丙子夏供養
親近靡間晨夕禪論之餘大而
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精粗莫不

條分縷析理明詞暢若人從幽暗中挈諸青天皎日之上其爲禆益政治實多錄其一二裒然成帙總名海外紀事歸帆之日出示命叙自顧無文何堪斯役

或者殊方言事耳目不經讀者疑涉荒唐欲取一言爲徵信將以附文獻之末歟至佛法文章才情道德吾師開化三十餘年著書二十餘種行世既久自有

定價非贊歎所能增益矣雖然
大千世界塵沙刹土盡從香水
海裏結成寡人方與老和上同
遊戲於華嚴香水海中何處分
爲內外今既相隔大洋以廣東

而記大越行事即謂之海外紀事也亦宜

旹

丙子蒲月大越國王阮福週受

菩薩戒弟子法名興竜頂禮

譔於西宮覺王內院之淨名

方丈

海外紀事卷一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譔

記室弟子興雜較訂

隨杖侍者界培如編集

甲戌之春余將有事北征爲

上人召也選徒御戒行李卜以二月初吉啓行已而脾患大作轉念常住經閣構築伊始土木紛拏纂輯燈待百卷較讐未竣權藉積痾欲緩北行商之當事宛轉辭之而得暫止遂閉門謝客日擁殘

編丹黃甲乙間或澆花種樹俯仰行吟庶幾優悠
晨夕免事風塵矣拒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門稱大
越國專使至見之使閩人也捧黃封甚謹拜而將
命享禮南金花藤黃絹奇南之屬獻畢跽而請曰
大越國王馳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遥拜奉尺
書聘於獅子座前伏乞道駕往化允行則國之福
也余法嗣興蓮字果弘者亦爲致啓係王所拜國
師也計自前王有書幷今凡三次矣請至於三爲
已誠也旣未北行適有餘暇盍縱觀海外新其耳

目或者山川風土人物更有出於尋常聞見之外者乎臘底告行於當路搢紳白社知已隨即開春贐者餞者饋盤餐供物玩者序而送者歌詩贈行者從朝至暮卜行一不果而再再不果而三上元燈夕始登舟於西濠時駕海艨艟已放關候於黃浦矣是夕潮退濠涸幾十人挽舟不能達珠江與隨杖諸子坐西瓜艑茶食果餌以充夜饍細雨微濛船頭牡丹花二缸缸數十朵含意欲放適風前有倚樓長留隔江度曲者偶憶開元遺事玄宗當

日酌葡萄對妃子尚欲製新辭以全勝事令名花去國寂寞懷芳得無一辭用相慰藉耶因題絶句擬清平調云

白紵春歌興未闌天香元是獨禁寒世人見汝渾如夢誰共醒時徹夜看

月沉煙雨上元宵相對名花聽夜潮萬頃滄溟誰可渡一枝猶得伴迢迢

暖入園林百卉香衆中偏汝獨稱王繁華春色來南國還欲芳名海外揚

二鼓潮生出珠江溯流至東敵樓泊焉雞鳴潮退順流而下平明達黃埔山漸低海漸闊遠望艨艟汨沒於風濤浩渺間須臾並舟樓船進早饍樓船余所坐以往還端江者向視之龐然大也今並纜海船之側仰視海船龍脇梯而後上則渺乎小矣顧語隨杖諸子曰凡物之不可自大而欲於無佛處稱尊者庶幾其有悟乎船上四五百人貨物塡委相隨僧衆五十餘人行李稱是船主人相顧莫知措處將客貨退轉羊城余亦半分僧衆行李從

二船繼發俄頃始決於是搬運上下器物縱橫人語讙讓一時耳目爲之改觀分布得四馬羅關者容五六人窄亦三四人尚餘露處者過午開船風正潮隨兩小船探水引路雙帆插花滿挂巾頂高懸前屑後送齊張目無留岸南海神祠隱映平林指顧相失爲詩曰

番禺看地盡四瀆有神祠碧落連滄海紅垣蔽綠滃混茫收禹何靈異紀韓碑此日揚帆過安瀾爲爾祈

斷續岡巒小東南海氣驕中流多灑網曲徑少
歸樵梅欖依村樹春煙鎖板橋王維圖畫似記
取靜來描
薄暮碇船雨氣空濛虎門幾點南浮白水一痕塔
影東桂雲端詢之爲東莞縣治是夜宿東莞界中
也馬雛促狹不能轉側仰臥中且細雨廉纖露宿
數十人擠逼神前尋丈之內喧爭終夕余念爲法
南行偶然跼蹐尚所不堪彼估客之挾重貲以冒
風濤逐十一而終身不覺計云拙矣曉起行李半

爲雨濕隨杖各鬱悒欲道宵眠之苦覘余默然而
罷舟子料理停頓目前得少清楚近午放船風潮
順利舟行若飛將近虎門里許舟忽淺荅沙阜遊
移舵公自用不依引導小船蹊徑也舵柱於下船
不能行風壓於上篷不及卸霹靂一聲半邊欹側
颭水衆旁皇失色謂船必壞急落帆人盡立上風
用三小艇數十百人曳拖不得動余預備有四小
旗上書吾秉釋迦無上法王慧命下書曰大雨暫
止曰順風相送曰諸神擁護曰龍王免朝急呼豎

諸神擁護旗旗張而舵自墮船復正是非人力也
究前聲響處爲夾舵輔板折斷尾閣亦微有裂縫
卽時修補假此少停得久覽形勝與虎頭相對兩
旁小山皆童砠斷連倚伏唯大虎小虎二石昻立
水中物曲而上若虎距而昻首狀石赭鐵色小虎
左岸一炮臺臨水涯依山脊銳上俗名阿娘鞋爲
形似也一帶小山之麓人家煙火悉漁戸鹽場非
耕作之民矣凡高險處俱設戍臺控海山背殆壘
門云作虎門望海七律二首

白馬靈旗帶晚霞風濤萬頃走龍蛇通宵不夜
非關月到處行空可是槎天上有星分野外眼
前無地說中華樓船事往皆春夢千古還因漢
使嗟

遙聞颭杳鐵衣聲玉破珠殘歷亂傾風捲一山
天際落濤驚萬鼓水中鳴陸沉城闕蒼煙出鬼
市樓臺白晝生胷漫零丁俱在望七州洋外不
知名

停舟夜半北風驟作波濤溏涾纜索欲絕水手皇

怯不敢下三板拋第二錨衆詬罵懼而往穫稍安
念彼輩所得亦不過十千而遽以生死等之蜉蝣
世之貪富貴而履危機者其視水工亦若是而已
比曉風雨連天余命豎大雨暫止旗少頃晴霽遂
度虎門沙積上蠢蠢如狗子項之一人坐小舟來
乃粵海關差收稅票者停舟重加整頓駕小船往
山溪取淡水水櫃皆滿載引路兩小船遣去泉小
脚船載之舟中便復張帆水面浮山猶數重未遠
盡也是知東粵形勝港口稠密富庶爲有由矣向

晚纜定阻烏豬山山上有茶不由樹藝可治瘴癘爲漁人之利矣水碧綠舟師用椶索繫鉛測深淺綠苔長徑尺挂索上爲苔菜云味腥鹹可食白鮫成羣狀如豬白色有起者伏者有立水面移時而沒者皆少見而多怪矣聞有角帶井相傳伏波征蠻時軍士渴乏置帶一圍令軍士向帶中汲飲悉甜淡得不困至今稱角帶井如鏡光游移水面一二里間見者吉祥云是說爲無稽矣遠近漁船數十艘張帆往來到處山坳濃煙滃滃爲鹽場蓋瀕

海魚鹽所以足百粤而資南贑者咸取給乎此也船上器物安置停妥洗刷鮮明鳴金擊鼓獻牲酌醴一巫青衣長袖戴藍多羅彌雪帽著紅腰纏執朱木棍拜舞婆娑仰神號呼每一闋輒鳴鉦鼓以助之吾輩雜佔客環視巫伍伲不自勝急節舞罷欲去祝者挽而訴之捋袖再一舞而入泊後船上不復聞金鼓矣是晚天氣爽朗雲鋒嘒嘒明星舟人偃臥縱橫於微月星光之下四顧旁皇微吟絕句五首以貽知巳

北多平陸南多海乘馬乘船有慣家惟我北南

無住處間從鞭鐙間乘槎

無水無舟秪強名何曾筋骨不分明長檣鐵鹿

滄溟去萬斛舟同一葉輕

大海風漂斷壑哀濤聲徹夜響奔雷天空雲暗

歸漁火亂點滄波作雨來

孤島遙看青一痕經過此外總無垠披衣獨坐

蒲團月無定風濤定裏翻

故人別我上元燈應料安南到未曾誰道烏豬

山港外艨艟還坐白頭僧

次早食已起船竟日始抵極望之島而止島名曾漫山相傳海外鸚䳇過此山不死即飛去爲伏波所放云同泊一舟差小往趂加喇巴者人各屏息波濤淜湃船之首尾低昂播蕩漸有暈眩不能坐起者余以飽食獲安然亦非昨宵興致矣是月十九夜也二鼓風雨大作臥聞舟師耶許聲未久如千丈瀑泉飛灑於長林斷壑如暴風驟雨吹落於蓮葉蕉林又如鐵衣介馬馳驟於沙場戰壘天崩

地裂蛟龍飛舞而來至此一切境遇委之自然益
徵人定力矣乃憶大藏記云有明楞嚴法華經旨
之比丘行于山林鬼神呵護所經湖海龍王必朝
遂呼豎龍王免朝旗船即駛而安及起篷窓竊視
始知陰凝不雨惟水與天連渺然一葉獨駕混茫
草昧之初四顧無垠絕無攀緣倚恃此中境界有
非可喻人者嘗謂江北之山無丘垤培塿所見皆
大陸高陵今海洋之波瀕是漣漪尺浪無復淪淪
矣水色藍如靛著衣彌月不乾殆知古人稱海淀

爾雅謂藍汁可染曰澱爲有見也船上寂然惟水手船主數輩坐守其役亦穆穆有敬懼之容餘多嘔吐狼籍行止飲食如常者兩三人而已余苦脾氣夜而後往否或頗仆居平北風作起橫渡楊子江逡巡不敢今乘萬斛之舟駕長風破巨浪何大觀也然後知萬斛之舟非長風巨浪不足以成利涉所以跅弛之士苟遇興王擾攘皆足以建功名處之淸平庸主適成衝決之患莊生所謂置杯焉則膠者乎駭神奪魄不敢久視啖靑欖數枚掩船

扉伏枕而息成渡洋歌寄懷琅公石大司馬

正月十九夜半北風起舟師大聲疾聲呼不止
聲勢砰磅不敢看端坐船艙側兩耳忽如烈風
暴雨迷大麓長林葉葉皆披靡百丈懸崖瀉瀑
泉飛沫奔流激石齒又如鐵衣介馬夜歸營萬
弩齊張飛羽矢海鰍目電隱無光蛟龍潛寐黿
鼉死此身逐浪任低昂那知一息幾千里曉來
所見非故物俯仰旁皇天與水陰氣僭越神物
尊鳥大如箕不敢指云是祝融海使回不然大

洋之中焉有此此間七州曾陸沉寃魄至今憑
海底時出水面弄兵仗白月與人相角抵洵知
深山大澤多怪奇一種鮫人與山鬼不見西北
太華高高三萬六千丈胡爲於此成坎坱無平
不陂理或然至今對此增惆悵洪流不洗世間
心胷中潔白無塵侵何不人寰洗穢濁八荒清
淨無齷齪否則天河洗甲兵蚩尤涿鹿無交爭
安瀾海若辨和會鷩濤平伏消鯢鯨平生本事
水雲鄉會穿吳楚淩齊梁洞庭水闊河淮長大

江亦得絲繩量唯是滄溟汨南極鵬飛不盡天

茫茫需之有孚古利涉濟川才重作舟楫屹然

砥柱定中流瀾狂飈怒人無憂檼公建節南交

州吾意與海同悠悠

如是兩晝夜每凌晨有箭烏從波中起繞船一匝

向前飛去舟人曰此神烏乃護和上而道所往之

不差者也廿二日風息氣頓暖僅可單衣一層由

已抵瓊州安南界故熱不關風色云自後每日順

風止二三時餘俱泛泛洋海中船雖動而行緩洶

湧之勢少止矣廿四船主大書於柱曰先見山者賞錢一貫人人眷宇俱開喜慰可知矣先是船上有水工阿班者安南人年不滿二十壯健趫捷每挂帆即上巾頂料理纜索往來如履平地方在目前仰視已據桅巔上下跳躑毫不芥帶識者謂先見山者必是人矣時有羣燕飛繞檣上越三日尚渺無山影至廿七將午有大呼桅頂曰山在是矣果阿班也舉船閧然大笑然未嘗有同見者也注目凝神移時而見者百中之一矣又移時見者十

中之一矣於是舵工謀所向船主賈客欲收會安港便貨賣僧衆欲收順化港便見王相持而質成於余余曰諸公皆急思到岸否曰急矣余呼豎順風相送旗而曰今看風信宜何如宜會安則會安宜順化則順化顧無所擇也衆曰善而操舟者終以會安爲偏向時風正滿帆便于會安少頃風漸横逆便于順化水手又卸帆不行望去山痕猶盈盈百十里之外詰朝復往審觀山勢從西來迤邐如鉤曲横水上大越國於鉤股上作都邑人民聚

落也早飯畢余問曰今收會安風耶收順化風耶皆曰順化順會安逆余笑而曰若是則當收順化矣操舟者知不能撓各目顧方决向順化乘風一息遂入山環為尖碧蘿山云漸而見其峰巒起伏矣漸而見其平野斷連矣樹林之喬木茆屋之參差矣厥土白賁坡坂為潮汐漂灑瑩淨如銀鉤又成却月岸矣發巨炮數員使沿邊者知到有海船也曰予仍非瞻矚所及惟海面一線微動俄頃一帆如鉞斧背夕陽來比到巳入暮矣俯視其人祼

體披髮以布絲纏掩其前間有椎髻便操作者侏
儒黑齒非奉命而來不敢上船人有下其舟者亦
不受惟王差兩番僧與之語旣而禮辭以纜綴下
其舟馳以報王繼來一舟有官亦披髮跣足張燈
坐守不去徹夜囂嘈队不能寐平明四面舟如蟻
赴番人充斥扇帽鞋襪之類不問卽攜去尤愛雨
傘辰時有兩戰艦王所差國舅相迓者並二僧復
來作禮郎促登舟言國舅祇候舟中矣令數十水
軍舁余以下鳴銅鼓棹謳而去舟內外皆丹漆瑩

可鑑髮左右各二十五楫水軍丁壯艙門雕雲龍文赭漆上盜藤文簟下鋪青緣細草蓆爐爇奇南金盒盛檳榔蔞結涼枕唾壺具焉到公堂泊岸公堂即稅館也茆苫一椽而已果國師暨王舅請余登陸陳王迎幣於前有奇南輪珠金銀之屬拜言曰王以國政未能遠迓特備禮命某奉迎王出宮門數里外以延道駕惟老和上量而攝受焉已而行李撿齊洋船主作別四舟聯發兩岸平疇綠苗厭厭含花待放詢之殆不糞而歲三穫亦上錯與

滿望樹林碁布茆屋竹籬爲鄉落矣樹多竻竹波羅椰子檳榔山石榴花則丁香木蘭番茉莉暖氣浮動香透籬落獨不見桃李梅花耳土俗民風煥然一新作初抵大越國詩六首

巨洋寒雨滿征帆到岸初春著夏衫壚上蠻歌聲嚦嚦廊中調笑語喃喃番軍雜沓沙千里王使來迎書一函自古東南傳地缺落霞仍有萬山銜海

廊土音坡郎口市賣也

相看峭嶁冷丹臺銅柱分茆隔海隈人物却疑

新氣色衣冠猶似舊時裁金刀出戸從輿去銀
燭通宵照客來入市當壚皆婦女臨風舞袖賣
花回
瘴氣頻蒸漠漠天木蘭風度滿溪灣近村人語
煙中竹隔岸雞鳴雲裏山畫槳水翻紅袖去奇
南香贈綠衣還官家幾處傾椰酒歸路松燈照
醉顔
漢唐開拓貢前朝幾代雄圖即次消定遠歌殘
關塞月伏波聲震海天潮春深野草紛紛合夜

靜靈旗往往飄曉望長林爭岸出山川一半是

漁樵

郊外黃煙野月微林邊白霧轉霏霏漁郎散髮

頻牽網草屋臨流半掩扉海岸多風鷹眼疾沙

田無雪麥苗稀蛇人曲唱高綿調薄暮橫騎乳

象歸

却月隄邊紫翠浮打魚漑舍漑舍船名聚沙頭天清

艾嶺雲爭起花覆盤江水倒流日午春光渾似

夏晚涼海氣更如秋不辭異國輕行役自愛吟

情尚遠遊

時正月廿八日也夾岸行人女多於男衣尚紅綠

將近王府漫無城郭周圍種笏竹爲垣竹內列茆

房房架銅炮自數百斤至數千斤工鑄精巧硃砂

翡翠斑駁光芒蕃歷年久遠摩娑之功所致若作

爐瓶一類顧爲鑑家什襲之珍價不知幾何矣炮

後再闘笏竹內有矮紅墻方廣一二里許王居在

中也過不遠舟人報湖涸國師起白日須此登岸

矣一時官民男女聚觀雜沓與不得進轉兩三山

披聞竹林裏鳴鐘撾鼓國師迎至殿中坐半晌禮
足者絡繹通事曰某官某多不辨識領之而已方
與國師謀將息數日乃及王相見旣而內監官跽
請曰王仰慕老和上非一日今咫尺不得會必通
夕輾轉爲之不寐況明日卯日後日卽卯月王不
肯於卯月日與老和上初相見也卯素所忌用云
使者相望於道國師強余一往以慰王心與蓋從
中門直至殿上王迎於東階作見如宿好攜入宮
中僉相儼然旖愫魚磬與叢林無別余曰王可謂

不失舊物矣王視而笑余禮佛王自掌磬炷香已
而設香案以師席奉退居弟子列拜起送余中坐
國師左而自處右寒暄慰勞外立而請曰弟子心
慕老和上道風亦既有年今幸不我遐棄願垂開
示得正所從余曰王之道其在治國安民乎道無
不一而所居之位自殊苟在有國家者遺棄一切
政令紀綱而強求清靜是不知清靜者也誠能如
是澹然無欲泊然無營虛靈中處則隨事順理因
物付物雖日應萬幾曾無一事一物之攖是以國

治民安將見端拱無爲道成無上淸淨又何有帝王佛祖之過爲區别乎王稍解曰今日始得聞所未聞獨惜語音彼此不甚相通入理深談多有未明我意者惟此一著爲可恨竊觀外國之王富於春秋而賦性聰敏氣度寬弘言貌端莊足見享國王位之不偶而孳孳留心内典非乘宿願再來人之不能也進淨饌多不知名數半爲蔗漿調冷食至夜分猶依依不容别去國師曰老和上船中勞頓從此盤桓正有日耳歸至禪林巳三鼓矣王隨

以供養自錢米燕窩以至醯醬油鹽蔴蠟之屬蔬果鮮集畢備尚有候見者辭至明晨相會浴巳就寢未明而官民男女塡塞階下見必攜銀錢檳榔鮮果禮拜巳頂戴而獻俗謂之賀云洎是彌月不絕獨所居之室暗隘不可以容十人午猶秉燭出戶便是生客早春巳滿身熱痱矣作上王啓一通詩四首

伏以大王之國開創不同順化淸化統四十七州八鎭三江之勝槩貴國之王守成更別建平

新平屬百六十郡千山萬水之雄圖狂瀾砥柱
中流滙洋作宅法苑長城永固輔梵秉時恭惟
大越德主銀安殿下茆分南甸位亞北辰處居
在要荒滇川粵閩之間峰如礪而浦如帶列土
當緊汎爪漥暹交之界任愈重而思愈深紹求
修身誠意之源私淑內聖外王之道堯典禹謨
湯誥命允執厥中唐詩晉字漢文章從吾所好
朝堂由是整肅仍無赫赫之威民俗漸次更新
况有休休之度聰明天縱氣貫微垣孝弟性成

枝連花萼漢代無出其右楚莊莫擅於前謀有
賢豪如黑矟將如白衣相左右無非良弼閒消
煙雪或歌楊柳或賦梅花唱酬正際芳年秋月
照西河沙石化成金玉聚春星射東海風濤亂
湧寶珠來龍護彤宮鳳飛朱邸豔聲麗色絕無
貴態凡情錦馬名刀揮起慈心道念君師並作
殺活全彰事蓋一時韻流千古老僧脫胎多病
不宜戀在塵中割愛辭塵趂早逃歸物外冷灰
心地麤行頭陀孤節遠卓花田雙鯉頻須穗石

豈非宿世同途曾有約交肩錯過而各行所以此生異轍想前因覿面相逢而發笑誰道儒門澹泊每從尼父增光深懇佛法凋殘終恐瞿曇見責式微自顧欲挽無能鐵笛起疎林恭賞音而不易瓊樓聳小草亦信道以維難喜遇故知細談底事不忘靈鷲護持囑付王臣合值閻浮流布任分旗鼓何妨髮垂瓔珞妙轉神機弗待衣挂水雲方能彈指伏願信深學海智勇名疆梁宋武徽宗教兼通豈無來歷裴李將相行解

一致本有家傳非獨扶佛日以綿長實爲扇皇
風而浩蕩復祈經綸大展擴先人不盡之基仁
惠旋施普蒼生再造之德奉敕封於廟廊之上
金闕傳書示週巡於遠近之間賫車引路愧衲
浮杯河瀆經過異島奇川感王容膝蒲團安坐
水邊林下里言四首有愧賠雲小啓一通聊爲
話月
離方正位古交州千里光華一帶收英主規模
垂奕世雄疆聲敎壯金甌臺高日出瞻朝漢海

闢煙消入共球自是太平深德化相看何事不
千秋
凌波戰艦流飛電卷日牙旗拂曙雲虎旅猷銜
金鎖甲滄溟龍戰水犀軍六宮瞻禮歸三寶列
國威名仰大君幾度春風來海外仁聲吹動四
天聞
昨歲瑤緘到五羊羣稱重道出殊方輕杯敢負
三生約大海真成一葦航香飯抄雲還共白南
金布地總成黃國王已向人中貴更向人中禮

法王

大鑑當年庾嶺回于今吾道又南開譯華未共

將摩至應現䴙䧿隨寶誌來君作越裳歸白雉我

慙獨獠接黃梅海洋相隔人還合始信靈山囑

未㕑

二月初一早命內監駕船請見將午進府王候於

西便門相見如前僧衣道妝不復冠裳加和悅焉

余陳詩啓并庭實逐一審視歎賞久之出其服御

器玩每舉一物必問佳否中華有否有誇炫意大

都多金銀珍寶雕鏤之器雖非文雅樸素然陸離絢爛駭奪人目別有蘇王一種富貴風味飯畢請曰老和上前得以歌舞供養否余曰十供養中音樂其一也王曰告過始敢隨命出宮女四五十人悉粉白黛綠文衣曳地戴金冠狀如七佛冠子或執樂器半與華同惟腰鼓長二尺許中小兩頭平大用手拍之聲雄響如銅鼓又一器如箏方平中虛張四絃有微抱膝上按彈之韻清越冶容雁行衆音並奏歌者遲其聲以媚之舞袖飛揚似采蓮

情態歌其曲調也演罷出絡錢五十千與余賞小侯小侯即梨園之稱亦雅名歟語中常以東京爲念言東京原本國疆土其先世乃安南贅壻分藩於茲後轉強盛猶晉之曲沃風人所由咏椒聊自此割踞本國因是改稱爲大越云問答每爲通事錯謬是日不復多言問居亭安否答以狹鬧不爽快許以初三日著人起蓋新方丈遂別歸成禪林

即事詩五首

迷離海霧暗華宮坐臥人同意不同異地空天

應有月深林長日自生風千堆白骨荒煙外一帶青山暮雨中世事那能無變態陰雲忽放夕陽紅

細雨涼風望遠天青蒼浮處起炊煙案山樵徑明猶滅土阜人家斷復連清磬一聲來竹戶流泉幾道下坡田尋詩正欲乘幽興不奈王臣奉供錢

椰樹波羅繞徑深天涯鐘鼓碧沉沉金繩路出東洋月錫杖雲開大越陰目盡乾坤惟半榻境

恁湖海郎高林漁村酒肆皆禪席自有空明一

片心

禪林卓立板橋頭橫出山岡細路幽象踏沙分

芳草去鳥銜花落石泉流薜蘿影裏容僧臥梵

唄聲中散客愁休問滄桑今古事一瓢明月且

優游

丈室三間覆白茆高丘半畝入青郊門前沙浦

無蔬甲戶外圍墻盡竹梢善病任他塵事擾避

喧猶恐志人嘲歸期風信占河洛卜得重離第

六爻

竊謂遲一兩月將得安居矣至次日三鼓聞外面
諠譟聲乃內監官一人工部官二人領軍工盈千
來葢房屋平明竹者木者夾萠者削藤者鍬者鋪
者乘屋而呼穴坎而下者連昏達曙三日夜而成
方丈五閒三十二楹四圍走廊梁柄板壁地板整
截齊舉又廡寮五間二十楹同時告竣因詢知國
中百工皆軍人每歲三四月時軍人下鄉括民年
十六以上體質强壯者充軍械以竹枷如梯子稍

狹頗從軍今專學一藝藝成分撥戰船中操演有
事即戎無事役於官府未六十不得還鄉與父母
妻子相見所親歲爲衣物就視而已故餘民皆尫
羸殘疾少壯健者父母恐挐軍垂髫即送爲僧庶
可以免所以緇流甚多而佛法由斯混濫不獨禪
宗絕無聞問即律論二事亦束之高閣致使圓頂
方袍穢行甚於閭閻俗子及稱知識爲人師者亦
至無救無歸深負王臣舉國敬信之心旣在見聞
不容隱默特爲開導直說楞諸山門云

三教聖人開化世間表裏精粗自有章程法度
非可已不已儱侗假借而爲人師者所謂道有
淵源學有師法也儒道二教各有師承且置弗
論吾大雄文佛教化娑婆總以慈悲利物智慧
接人開權顯實教分三學以便後進之趨向耳
不見藥山祖云律有律師論有論師到我這裏
更說甚麽如宗師不明禪旨律師不知戒相論
師不解經義舉止無端言行不次恣意杜撰殃
及後學欺誑龍天虛消信施爲法門第一種魔

尊維摩經云供養汝者不名福田受供養者墮三惡道況去聖時遙魔強法弱之際每稱大僧者類皆外託佛祖門庭內行魍魎活計虎皮羊質狐兔成羣類佛逃生到處鼓弄初機十差九錯嗟乎一盲引衆相牽入塹目覩傷心故老僧於中華國內開法三十年來持一條拄杖橫敲直打頭頭剿絕處處追窮專與稱知識作大師欺世盜名者爲究竟素不肯互相瞞頇以老實修行四字取齋公婆媽之稱須相依俗人起見

自小道教閉塞法門務要開大爲規諫魔辨異扶正驅邪以報佛恩今蒙本國國王見召遠來受王恭敬禮拜義同骨肉且闔國大臣軍民四衆人等各各信向三寶紹隆佛法誠樂善之邦甚爲難得者也何忍身披如來法服蕩滅佛祖儀制與佛爲冤與法爲讐與僧爲害老僧既見而不言縱魔爲佛罪莫大也且負王臣四衆信向美意是以畧舉三端明破其弊無致緇衣混亂國中淸信男女受其塗毒邪正莫辨而已

佛設戒律卽孔聖之戒慎恐懼克己復禮所謂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明乎
誠意正心脩身之本在于戒懼也故我文佛度
世恐人習氣深重貪嗔癡愛沉溺無歸示以沙
彌比丘菩薩戒法在家菩薩有五戒八關戒發
明條律統細行三千威儀八百要人端正身心
收攝妄想依此修行直至菩提特設三壇大戒
上列三師七證嚴結壇儀對八部龍天雲集四
衆令求戒者自將生平所作所爲有過無過發

露懺悔尤必三壇羯磨四次審辯清淨法器方許攝受至有過重而不許進戒者近有一等魔師與人授戒竟使身不登壇不經三師羯磨七證證明宿業不經發露懺悔戒律不經授讀訓論搭衣展具持鉢威儀不經教授演習不管是僧是俗但要香資寄到便可買取戒牒衣具藉手傳來使無知求戒者茫然自謂得受三壇大戒究竟傳戒者不識受戒何人受戒者不識傳戒何師如此害法害人佛制竟成虛設戒律漸

至論彛此所以不能不言者一也

佛初現盧舍那身演華嚴廣敎談偏斥小歎大褒圓傾腹而說奈天龍海衆聞者如聾是知衆生迷惑難與接引故曰我其不說法疾趨於涅槃旣而三七思惟終以權巧方便入鹿野苑開阿含會從生老病死法作種種儔類種種音聲隨其根器而導之使各得饒益蓋佛爲覺義覺者非止自覺而覺世也不見儒敎亦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將以此道覺此民是知

世出世間佛祖聖賢其利人接物之心一也除
無知庸流躐而弗論苟擔荷法門而爲人師者
接待四衆無論若精若粗若表若裏若大若細
若理若事凡肯虛心來問者便當爲之指陳開
導去其蒙蔽令知趨向卽不知來問者若在見
聞亦當宛轉調達微言苦口訓之諄諄斷不辭
倦中止務要令其知覺轉其邪見歸於中正而
後已所以教由積漸學由習熟久久自然暗與
道合也近見一等詭秘欺人之師禪教戒律范

然不識昏天黑地偃然自大下覩愚蒙詐爲放
言欺瞞後學一則曰難與分說不則曰縱說彼
亦不知障人自障一切經論教典不知何物自
負爲明將如來禪置之度外總不提起卽平常
行履亦槩置諸不理不論之列止圖名聞利養
安閒自便彷若無人高心空腹而已矣要知人
唯上根上智始能入五濁塵勞不假維持而自
不至汙染中等根器全賴師長鍛鍊陶融昔佛
於涅槃會上百萬億衆一時悉得契悟非古今

人不相及由平日調度薰陶者訓習而有方也
今觀本國之人信根堅固梵宇相連僧衆林立
豈乏根性靈利衲子何獨於宗律論三學無一
人開示悟入卒悠悠汨沒於情癡匪僻中縱使
習俗迷惑亦必有一念回光之時奈爲前輩師
長者非獨不爲激發向上事且家規不整訓誨
無端糊塗泛亂極好究其已往逆料其將來一
槩擯斥現在不與維新大抵人情向上者逆而
難就下者順而易苟不爲之觀機逗敎應病發

藥委曲提持反令復順其匪僻積習正所謂爲淵敺魚爲叢敺爵責將誰歸耶是以從上古錐專爲起倒不常者添設淸規條約以繩其後左右激勵不至流蕩忘反使學者外藉師誨內運肯心而率由於法化中矣不柰禪林下衰淳風不聚竟有草鞋未穿一雙出門未跨兩重一日出爲人師恐人覷破裝成低眉合眼矯强詐僞說淸高做解脫嫉妒慳貪外是內非要人稱其老實修行以爲得計耳使不知者終於不知吾

恐汝之自負爲知者甘心在黑山鬼窟裏作活計欺誑世俗擬無因果如此忝列沙門無慙無愧假借佛祖名目往來商販法中大患皆由是也無怪其坐視後昆淪陷不救先自救不了抑至助魔害法到處狼籍深爲痛憾此輩在佛謂之斷滅慧命立朝謂之竊祿苟容居鄉謂之鄉愿賊道非佛慈悲非法建立非僧心行輒敢受人天瞻禮四衆歸依居然法主冒爲人師豈不懼泥犂之報耶余雖老朽不才無補法門深知

末法緇流戒不持教不明病在於斯不得不言者一也

佛在靈山拈花示衆海衆茫然惟迦葉頭陀破顏微笑佛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永護流通無使間斷自此立宗名曰教外別傳要人直下薦取明心見性遞相授受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至曹溪大鑑祖止衣鉢以心法雙傳始分青原南嶽遂成二派五枝一溈仰二臨濟三曹洞四雲門五法眼五宗分化弘揚震旦始至

於今從來道成法立法藉人與故祖祖師師設立叢林懸鐘桂板集衆安禪正使內絶邪念外杜非爲單提本叅如喪考妣時刻提持多方煅煉歳月研窮以悟爲期直造至萬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事來事應理來理應千頭萬緒四面八方來四面八方應無位眞人不曾動著些子所謂何其自性本來清淨須親到此始可入廛垂手與人解黏去縛願與一切有情齊成正覺觀萬物與我一體必勞來匡直提撕警覺而不

忍忿世克已爲人者非深具婆心秉佛祖願力
不能矣夫佛爲先覺之衆生衆生乃未覺之佛
所謂凡夫具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凡夫法
聖人不曉聖人若曉聖人卽是凡夫凡夫若知
凡夫卽是聖人要知佛與衆生互爲接引始可
彼此度脫爾可度我亦可度浩浩塵中懷妻抱
子之人無不可度亦無不可以度人況圓頂方
袍之佛子豈不可度人乎惜不能自空衆生界
爲佛界自空衆生名爲佛名由此生死關未曾

打破耳常人被五濁漂流七情汨沒四維恣縱八風吹墮生死關也學道者守住這邊不透那邊透過那邊不來這裏生死關也等而論之所言不可行所行不可言背覺合塵妄想顛倒一念不了卽是一重生死輪廻於三界二十五有中無有休歇縱使披緇宿習所蔽知見氣度仍如俗漢自不能度焉能度人也哉總之不識修行未開正眼痛癢護短一切瞞頂自累累人矣此輩處平地尤未穩當況恃在萬仞峰之絕頂

皆由不到高山安知平地見同螻蟻而誇遠經一培塿以爲越過太行若臨華山若雲摩漢直矗天外之蓮花峰頂必去不得有不望崖而退耶昔韓昌黎素自居高賈勇一登華山雲梯之上回視之則魂飛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訣別邑令百計下之夫昌黎排佛斥老樹文章之籓籬作一代文人師表其平生位置自已未嘗不在華山之上也及乎親陟華山而反魂飛目眩平生之位置安在蓋一往用意識卜度實

未親履其境縱非欺世已成話餅耳既爲佛祖兒孫當堅自巳願行開人天覺路指迷破暗反妄歸眞豈細事者哉應念佛苑春殘祖庭秋晚法門寥落之時曷可互相以訛傳訛使遍國僧人不知出世學道爲何事大家混在醉夢鄉中老僧焉堪容忍默默自藏不避口業直言相告

大越風土氣候大約陰長陽消百物發生於秋冬作事用夜女慧於男亦其驗也歲春夏常苦旱長夏停午烈日如焚赤地千里草木爲焦國師以余

隨杖食指繁無蔬菜爲憂國中左右丞相四大屯營及國元老東朝侯學士豪德侯王兄醴泉侯韶陽侯諸大老數與接見聞余在中華有出賣風雷祈雨之舉欲啓王請祈　壇適有將開導直說抄奉王覽者王亦傷其國中佛法混濫無正知見且立國規模政教紀綱所當張弛欲一一虛懷咨訪遂於十五夌晨延進府中談至夜半娓娓不倦隨論及祈雨事余默然良久答曰不消祈禱老僧遠來感王信心聊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相報

王罔測因隨口占一聯面呈云佛心慈願先保國
泰民安方有法輪轉處王諱福週坐享風調雨順
合當吾道行時歸而書貼禪林連日風雨亦不自
解其言之中也且爲擔板漢教王撥置政務一味
念佛修行求生西方者故起句及之言僧不守戒
律將行牌各府拘僧徒到老和上處求受三壇具
戒給與戒牒方免其身役稅錢老和上宜出報單
通知四月初一至初八爲三壇圓滿可也吾統眷
屬文武諸臣凡信心者俱求攝受爲菩薩戒弟子

乞賜法名道號焉適老和上言教通事雖述不能
委悉願一一書以示我遂告歸條上大越事宜以
進
老僧薄德無能叨王格外之知數千里專使處
請感此誠心渡洋來見雖涉波濤如履平地非
爲好勞愛王實深也到國以來將二十日三次
造朝見王眞誠問道加禮隆重即后宮戚屬文
武羣僚一體歸依非積代樂善之邦豈易有此
然老僧方外也秉佛慧命繼往開來闡揚道法

王國主也統一疆宇委任賢良鎭撫軍民事雖不同而道則一也若出世之道不可以爲治世之用是道有二也天下無二道佛聖同一心夫道一而已矣孟子之言豈欺人哉今王國中邊防嚴密將相明威軍戎強盛戰艦鮮明不但今時不能多見即使古來立國規模遠大亦不過如此或者關隘守禦必得良法名位聲援必期正大選養軍士並濟恩威以及王朝壯觀軍器利用一切護國保民至計其中不無尚可擬議

者在王君臣識見高明深謀遠慮自有良策但
竊念古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旣受王請而來
或知而不言是負王也抑知而不言是自負也
敢摘數端開陳大意以效蒭蕘之獻獨恨語音
不相通曉郎通事人亦未必明理一經翻譯十
不能三四致老僧胷中無限欲言之事不得宛
轉調達於王前未免覿面千里兩相辜負無巳
形之紙筆疏陳于後惟王採擇焉
一修貢中朝以正名號我朝

康熙皇上統九州十五省延袤數萬里甲兵之強千
百萬而王國境土與廣東密邇誠能遣使通好
督撫將軍然後拜表修貢疏請封王正其位號
以廣東聲勢相爲犄角使旁國小寇自然畏服
不敢窺伺誠名正理順坐享太平萬全之美舉
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也其中通
欵王行當詳陳之
一設奇戍可以固邊陲本國與東京諸國地相
連接止隔一水沿邊界口設兵戍守之處必多

兵少則恐其衝突兵多則力難數分兩者甚費
籌策老僧據觀山川關要處儘堪滅兵設奇而
有固守之法王用而後聞
一愛惜軍士以作忠勇古時用武兵民不分國
家無事安居井畝得盡力耕耘至有征伐則掌
之司馬布列行伍每歲農功既畢時其訓練講
明尊君親上之義教之武藝擊刺之法令無事
仍享室家之樂有事知愛主之忠以之禦敵自
然勇氣百倍民樂從軍敵王所愾矣今聞國中

之民編入軍籍則終年役於官府永不還鄉與父母妻子相見身雖畏法不敢背違竊揣其心得無怨恨盍無令軍士各輪流操演每歲或半年或一季在官服役訓練更替還鄉耕作與家室完聚倣古軍屯之制至於有事興師動衆然後悉起從戎民豈無心不戴我王哉如此則人思感奮爲王前驅安有兵不益強民不益富耶

其中節目另爲條約

一設學宮以育人才孔聖爲萬世師表四書五

經備載修身治世心解力行方能處事合理今
王當立國學府學崇祀孔聖藏貯儒書請理學
名儒爲師講明聖道自王世子大臣子弟民間
俊秀入學聽習考課程別殿最薰陶日久自知
綱常倫物正大治道漸化爲文明之邦矣
比者老僧到國不久形勝未及周知利弊未能
遍識事不盡言言不盡意無過就見聞所及者
約畧萬一餘俟詳悉再陳以副王心蓋欲國中
綱紀整肅禮法悉備內足以保境息民外足以

威敵制勝四境仰服就齊家治國正好留心修身正因治世出世道兼兩足可謂不二云

王於廿六日延余進新方丈國母設齋王兄公主拈香請據室法語別錄有他船從廣東來者詢知後船爲客貨未齊當遲數日放洋然竟杳無音耗踰期不至深以爲慮隨杖僧衆不服水土患病幾半余以泄瀉胃熱口破苦飲啖且有嫉妒國師流言興謗謂素性糊塗法門事理不經常住錢穀王家送供老和上者多爲渠僧行侵漁隨杖知事告

絶糧人情未諳言語不通國師漠漠大衆茫然時
方獨坐茆堂看浮雲之變幻聽鳥語之侏離喟然
曰孔聖陳蔡往事信有之與吾德不逮古人而同
其遇矣走筆成詩二首

終日坐茆堂霏霏細雨涼剌盤非我意苦飢爲
人傷遠雁乖來信廚煙斷晛糧栖栖如杜宇舌
破未還鄉

海外春雲薄飛空繞檻明入林原有約於我竟
無情幻景時多變虛窓夢亦清門前誰荷蕢孤

謦試傳聲

禪林內無料理致一時稻糧失濟余為王所奉重大小臣工后宮貴戚莫不齎銀幣請謁非親送者風俗以為不恭必卻不受初到未諳兼人事倥偬一切餽遺登時未及檢視至是始別出非親到送者悉修書遣侍璧還稱謝一日有大學士記錄豪德倓命其子持七律詩一首并所璧銀幣來見雖未可以言風雅然頗知聲韻理解為此邦威鳳靈耆者子亦彬彬秀逸夜來與國師開論此中方人

名士有文采風流可邀爲白社倡酬者否國師首
舉其人因出其詩閱之云
聞說禪林遡派洪俄承澤及細流通杏壇希映
摩訶月梅牖薰來般若風將色即空空即色抑
蒙求我我求蒙同心異國相思杳喜向虎溪三
笑中
詩寫性情句體工拙可以弗論但摩訶月對般若
風不無斟酌遂次來韻并報書論其詩中數語
某到貴國槩不往謁非故倨也道人不欲以世

套待諸公若泥首階前媚於高明則令旁觀笑倒矣所以韜光答白居易詩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正見方外人不因先趨爲貴耳衲雖道德荒涼豈不以居易待君子乎公即枉顧復須隆貺特賜佳章捧讀一遍信口流出字句絶無詩人煙霞丘壑而煙霞丘壑之意存於言外杜工部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大雅見惠不啻十斛明珠喜出望外厚儀斷不敢濫叨也一面讀詩一面復札正

思無詩酬謝及細吟哦佳句中用摩訶月對般
若風似艮璧帶疵惜未全美冒忝道義知愛直
敢以摩訶易菩提二字葢般若風乃予贈作贈
佛印菩提月係居易作贈鳥窠老僧不堪齊驅
窠印明公足與白蘇並駕矣鄙意如斯未識有
當萬一否奉和原韻錄呈教我幸甚
學海才華兩自洪應知儒佛敎元通聞聲久識
趨庭日題咏先將采國風寶鏡我提因有象泉
源君發正初蒙報言但恐摩訶月誤照維摩不

二中

客有惠州來者述紫詮王使君刻下擢巡川南奈余客羈海外缺爲面送白社知己遠隔天涯賦詩以寄意云

憶昔循州蒞任來草堂古梅花正開繪空軒中脫衣帽潑心亭上坐蒼苔風流太守生寶坻自幼學劒並學史立心爲政不要錢辭賦翩翩衆莫比素性愛與方外交月無富貴何英豪多才雅士滿江海笑談往往空人曹公餘閒釣豐湖

月秋風煙雨湖岸黑張燈就樹復登樓倚樓憑
眺吟憶雪子贍後身還勝前使民無訟衆稱賢
羅浮新亭觀予日招余結社共談禪濯足臨流
選盛地合江夜靜江聲細劃然長嘯莫能知相
對無言深有意苦勸老僧爲酒民解袍易酒不
辭貧五羊屢過必枉顧十年一日情最眞不期
潦倒作洋客回首飛雲一片白通閩天詔巡蜀
中路出瀟湘過大別君不見峨嵋山丹崖翠巘
不可攀又不見淸涼臺蘿徑煙霞撥不開應憐

名勝久寂寞停車揮翰題劒閣紆廻窈窕凌霄梯丈夫陟歷始爲奇懸巖曲竇參差出飛泉亂灑碎琉璃陰岡陽阜多瑤草前進峰巒愈覺好峰廻不斷石粼粼從茲行盡難行道君緣蜀道千仞峰我乘靈槎萬里通安南遙隔炎州外伏波故道滄溟衝人生聚散千萬里去住不由豈得已君之登山山是山我之涉水水是水一爲法道浮杯中一因節使繼文翁山水錯落雖異勢雄奇譎怪將毋同懷君祈月之玉斧羨君璮

児之金弩重君治化之條陳展君惠我之詞譜
海上讀之春色殘反令凄涼不忍看東風亂捲
楊花落花下春愁日未闌旌發珠江黃鶴去白
白瞿塘流灩澦啼猿深樹亂山開夕霧朝煙不
知處七盤九坂折羊腸公爾王遵前叱御天涯
有夢亦徒然不得臨岐握手語縱教羅鉢轉艨
艟鐵鹿長檣駕海風風海風風風信郎迅速歸時人
已分西東未期後會更何日聊寫驪歌舒寸衷